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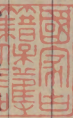
08211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序

奉詔擬進御製至尊壽皇帝聖政序

憲聖皇帝



臣聞乾坤之文不著無以見太極而太極非有待於文也
虞夏之書不作無以見堯舜而堯舜非有蘄於書也恭惟
至尊壽皇帝以妙道治身參之三才而無閒以篤行事
親質之六藝而無缺以深仁厚澤幸斯世極之根荦鱗羽
而無不被宜配雅頌宜襲春秋而臨御二十八年之間凡
施凡設歸美高廟金石之刻無傳名山大川之藏未睹也
夙以神器授於微身盡遺有迹之累而退託無名之境方
將淵乎其藏用冲乎其忘言尙友太極法堯而蹈舜矣則
聖政之書何容心哉然而寶章玉冊希闕之典儲於三宮
廟謨宸斷溫厚之辭施於百辟而詠歌休威摹寫功德之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

一

人又徧天下至於

於下元空一字
从安正堂本

中原之故老蠻貊之君

長懷好音歸大號者家有其說國有盟載也豈惟史臣將
夫人能記之豈惟今日將後世亦能記之則鋪陳彙次以
作一經蓋有孺子弗能抑聖父弗得辭者焉矧惟菲薄膺
受重寄蚤夜震懼何以嗣服對天之休亦越成書是訓是
式率舊因餘庶幾底义是用申命大臣總領眾作起初潛
至於內禪授其最凡得六百四十一條爲五十卷一言一
動皆足以經天緯地垂裕無極猗歟盛哉昔者文王演易
周公繫辭父作子述臣實慕焉於是親序此書之意以附
篇首上之慈庭副在禁中紹熙三年十二月二日嗣皇帝
臣謹序

進周禮說序

王道至於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惟曰我受天命

不若有夏厯年式勿替有商厯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訖於暴秦畧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亦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而婚姻弗通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九州之外猶以爲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弊學者尙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逮非兢畏不能有也人心之同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行累功之勤誠有見於此者讀書至刑人殺人劓則人君臣相勅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於旬時至於再三讀詩南雅羣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知以酒醴勞慰行役僕馬辛苦夫苟燕樂之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

二

卽詠歌嗟嘆之不足夫苟刑戮之卽戰戰焉有憂色此非有利爲之也畏天命焉耳卽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考其行事尙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弗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爲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與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缺焉盡廢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爰自藝祖不忍役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政而罷方鎮制度文爲雖非周舊而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我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特奏養兵及於刺員甚者汗吏有敘復重辟有奏裁論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之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

舛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半之說售富强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於夷狄亂華中原化爲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爲用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幸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行古不可復輒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爲之序如此

嘉邸進讀藝祖通鑑節畧序

本朝國書有日厯有實錄有正史有會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實訓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自李燾作續通鑑起建隆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書萃見於此可謂備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爲成書難以觀覽今畧依漢司馬遷年表大事記溫公司馬光稽古錄與熹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一

三

舉要撮取其要繫以年月其上譜將相大臣除罷而記其政事因革於下方夫學之爲王者事非若書生務多而求博雖章句言語皆不忍捨也誠能考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考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其後治亂成敗效出於此斯足以成孝敬廣聰明矣故今所節畧通鑑如羣臣奏疏與其他言行與一時語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關於當年治道之大端卽不鈔錄或見於它書實係治體不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卽據某書添入至於通鑑登載萬一有小小遺誤亦畧附著其說於下若夫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傳之萬世尤當循守者必爲之論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有冀於省察也

分韻送王德修詩序

右松風軒分韻送行詩十有四家趙容字叔靜翁珽字處

度魏謙光字益之王自中字道父徐誼字子宜項允中字
子謙陳直中字頤剛潘雷煥字省之徐宏字蘊之蔡幼學
字行之潘霆字材叔潘倩字尙之張東野字孟阜鄭志仁
字能之子宜省之行之皆與德修爲同年進士諸人或與
久故或相識或不相識也能之與叔父伯英字去華則以
故龍圖先生嘗客德修於宣城去華方衰麻故不與分韻
事林淵叔懿仲沈季豐儉夫後至別自爲詩予出韻亦不
在分中吾鄉風俗敬客而敦師友每一重客至某人主之
鄰里鄉黨知客者必至不知客知某人者亦至往往具觴
豆登覽山水爲樂閒相和唱爲詩致感歎或切磋言之於
其別又以詩各道所由離合權惻之意莫無相忘蓋其俗
然久矣而未有盛於此會者豈不以其人哉嗟夫吾見爲
此詩者多矣去十數年復閱而問故焉則名字渙沒有不
知今安在者幸不渙沒則流落困窮希得復合不渙沒不
困窮時得復合而以勢利變故交不終者有之幸皆不至
此然而道不行功業不著家人婦子抱其遺牘私相以爲
好而天下無考焉是皆可嘆也已余旣賦詩又序諸君詩
苟吾德修與凡在此者深知其可嘆如此則余尙可因以
不朽云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

四

夏休井田譜序

謂周禮爲非聖人之書者則以說之者之過嘗試之者不
得其傳也周禮說甚眾獨鄭氏學至今行於世鄭經生志
以爲之傳焉耳於其說不合卽出己見附會穿鑿其舉而
措之斯世可不可復古鄭慮不及此也故曰說之者過自
劉歆以其術售之新室民不聊生東都之輿服西魏之官
制亦頗采周禮然往往抵牾至本朝熙寧間荆公王安石

又本之爲青苗助役保甲之法士大夫爭以爲言安石謂俗儒不知古誼竟下其法爭不勝自是百年天下始多故矣故曰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以是二者至非周禮此與因噎廢食者何異讀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碁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畫爲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爲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爲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卽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邱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它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

登下民數於策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纖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爲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尙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爲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亦幾於理矣夏氏書成紹興閒嘗上之朝已而流落久不顯吾友樓大防訪求得之於治永嘉之明年刊之郡齋大防博雅好古而知今吾所謂取其通者去其泥不通者蓋其人歟則不但此一書而已也

丁端叔南征集序

端叔爲中都官余以太學諸生識之別二十年余承乏桂陽而端叔適守郴端叔誠少余三四歲然其宦達久矣之

官適同時由浙東西入湖嶺各行數千里至之日皆以歲除是歲苦寒多雨雪每所次舍顧見妻子慄慄無人色輒爲之嘔蹙無聊而端叔又將母起居飲食一不得如在浙中時及讀南征集余浩然嘆曰異哉端叔之過人也先是治安豐以最聞直祕閣尋徙知盱眙盱眙今要地非有氣力者不能得端叔口以選得之何其盛哉而竟徙郴亦左次矣余蓋晚得官自丞三山起家爲桂陽視同年進士最幸先達以余幸甚而之官時會天苦寒嘗戚然於妻子意所不釋往往欲爲詩輒語不佳止而端叔官達早左次如此且將母適數千里外乃所過山川僂隱之居皆爲賦詩詩和平無咎言讀其詩知其奉母夫人甚樂也至於忠憤悲壯亦皆有爲而不自其己出余不能知端叔蘊抱與當世公卿大夫短長高下如何以其遠過余以是爲過人也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

六

端叔豈但是過余哉桂陽蓋郴一舊縣每事稽郴而後行大抵郴令達四境余方治文書模擬其後而口又疑有脫與空處乃終不自滿余數數爲賓客僚友言端叔才可任大官世未有知之者余知之顧言語不能動人雖然著之篇端以私相爲好是則不得辭也

徐得之左氏國紀序

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爲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爲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爲一書今詩是已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

之爲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
氏族傳序爲一書若所謂帝繫書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
各爲書至編年則必敘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
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
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之史之史二字元缺
从陳本補通考
百八十三引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
此文之作二引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
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
與於經誼則別爲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
關不敢爲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爲一家史體而讀左
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存亡幾無損益於春
秋故曰袁荀二子爲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爲左氏國紀
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
大若置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

七

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玉子頽之禍視帶爲甚
襄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
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
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
多見書然嘗見唐閱左氏史與國紀畧同而無所論斷今
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贊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爲
之序

張園送客分韻詩序

右張園送客分韻詩爲常信二史君作也士立朝則相推
先去國卽相懷不忍別此豈直私爲好哉而關於當世之
故矣蓋聞吉甫有大功於南征其來歸飲御之詩自謂及
此者張仲孝友在焉爾逮其季至采蕭葛一日去君側凜
然有三歲之懼周之盛衰余以是觀之石侯叔訪黃侯商

伯同時丞太府皆以欲便私請於朝二三大臣輒留其章不上繇侍從下暨館學之士苟見諸公亦輒止之曰奈何使兩賢去也而侯請益力蓋久之諸公信以爲靡他於是始言上上重其去爲擇輔郡纔需旬歲之次而叔訪得信州商伯得常州然合朝方憮然不滿飲餞彌日相與咨嗟歎息也最後同院若同僚若同年家又十人餞之張園兩侯之賢天下識之今其去徒以欲便私無毫髮意不自得且旬歲間爲善輔郡行矣還闕可朝發夕至也視前時去者甚寵而同朝猶不忍別如此嗟乎立今之朝不謂之遭時耶十人者會稽黃文叔清江彭子壽章茂獻永嘉薛象先蔡行之蜀范文叔臨川曾無逸章貢李和卿東萊呂子約與余也會張功父致地主之意亦分一韻余不獲在分中故爲之序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

八

義役規約序

古者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非其俗然也周官之法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以役國事蓋自五家爲比家一人至百人爲率是四閭也其必以八閭爲聯者役者半休者半也役者給公事休者相與治其家事而又有羨卒有閒民以借助焉故其民相親睦而不病於役今天下上無橫斂下無繁征而民極困於保正長則以保甲催科之故也民不能堪雖叔伯兄弟相訟以避役久矣叔伯兄弟相訟以避役非其願相讎也勢使然也雖勢使然而非其願相讎之心不泯於是義役興焉義役非古也而有古人之意何也古者官以義帥民使之相親睦今也民以義奉官而私相親睦其政則殊其俗不可謂不美也假如自一縣一州轉而推行之至於天下盡然則其俗益美假如上之人

有變通養兵之道而顧役錢可還以予民則其政尤美故夫義役者未必非復古之漸也凡古之美事其初類自人心起耳吾都不過四五望族凡慶弔問報之事大抵相好而又家務爲學人務省事其俗甚厚獨時以役訟失權一旦會集割租以行仁義各以力厚薄無勉強不得已之色余故序其規式備道其善以勸其有終焉

謝季澤正字

元作

韻類序

始余見季澤於外舅張氏與諸丈人行論事不下氣於州縣吏長短時事當否輒誦言之無歉則謂季澤但倅直耳久之見其姻族急難不得季澤議不決議決矣而用不足則或取具於季澤又久之州閭至委巷每事不可無季澤藉其力者爲多也季澤雖不愛其力至意小不合卽以語侵人或強隨和人意亦戲笑皆含譏謂初不以吾有力自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

九

喜見毫髮德色而人亦諒其靡他不以爲怨余然後益知季澤孔子恥巧言令色足恭思魯狂士而惡鄉原蓋自周季士大夫貌勝而質衰氣卑而辨盛孔子亦既有感於此矣居今之世得見如斯人者吾固有取也嗚呼今亡矣此書季澤所著其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旁訓故學者易入焉季澤游學校登進士第調台州司戶高郵軍教授以勞績薦改秩知福州盜德縣未滿歲卒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也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也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云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其篇端焉

謝懷英老子實錄序

懷英嘗爲舉子知推尊孔氏矣已而脫儒冠去爲道士以
其推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爲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凡
老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言散見於百家摭拾詮次無遺
謂之實錄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家者儒者
筮仕卽不得專志於書雖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崎嶇及世
次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經而
不得騁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無窮夫人推尊之顧
未有如懷英此書者向使懷英幸卒舊業不去爲道士則
此書將爲孔氏作其有功何如哉雖然昔太史公嘗作孔
子世家蓋有志於此矣說者反曰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
無窮且必與戰國若漢封君較久長者則世家似不宜作
孔氏之子孫輯所逮聞作家語孔叢子二三書儒者亦弗
甚稱道至籟羊楛矢稍欲以夸大聖人又或以語神怪不
取也然則使懷英幸卒舊學不去爲道士將爲書尊孔氏
則庶以六經斷百氏必不得騁其博如此余是以嘆息於
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於孔子也夫其亦幸而得自託
於老子也夫故因以爲序云懷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
余同舍生也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

十

送蕃叟弟赴江西撫幹分韻詩引

蕃叟入江西幕同餞者十人林宗易自牧沈仲一徐一之
朱穀叔及之黃敬之余兄莘叟分韻賦詩某亦在分中又
爲之引宗湛弟侍國風十五篇爲別作者居大半道其所
歷山川辛苦之狀僕馬之病而止於禮義古刪詩取焉騷
人多怨誹自騷以降無譏焉爾若夫大雅之贈別則異於
是吉甫作頌穆加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此所謂治
世之音也十人者之詩雖工拙不必論要皆歸於和平而

無恨余是以占吾弟之將有所遭而并樂吾黨之能易其
心而後語也是爲序

孫子發微序

代陳頌
剛作頌

自六經之道散而諸子作蓋各有所長而知兵未有過孫
子者春秋之季天下將趨於戰國矣故武之書多權謀儒
者輒擯弗道閒有好其書者又往往爲之章句訓解夫兵
事尙變而欲以訓詁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乙酉不干
有司之試端居深念今復歲矣蓋所觀六經孔孟二氏之
遺書由漢以來諸儒發明之者略備余未能有所增益閒
讀十三篇尙多餘意因以所聞於先君子與渡江諸將議
論兵閒事與已見推武之說附次其下嗟乎方天子明聖
養晦於外而虜酋盜中原者五六十載矣士大夫懷安顧
恥言兵然則余是書亦有爲爲之也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

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題跋

元脫此行目錄作題序按當作題跋與下卷同

宰臣以下跋御制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

目錄作題

壽皇聖政序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須而不能以同時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塞穹壤威聞懍蠻貊潤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薄海內外萬口同辭以爲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若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允蹈之餘布在方冊昭示無極爰命史臣哀緝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來上親灑宸翰摠發睿藻冠之篇端日星有爛著於天文而太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鈔槧之流又以爲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一

一

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爲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萬世由此觀之虞舜雖極治嘗久晦而後彰孔子能祖述矣蓋追誦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立言自相發揮皇乎懿哉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次舜之事以厖豫於孝遭人倫之變也以予賢於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壽皇之事高廟備極五福彌歷三紀雍雍穆穆脞無閒言曾未倦勤脫屣萬乘授之主鬯神人燕盥累聖一家世世同德父子之閒視舜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之範補六藝之缺矣臣以非材待罪宰事適董攸司與託不朽而藏之禁嚴未寫琬琰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是百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幸來世而又百拜稽首髮髯大旨敬書於序之下方太常丞

兼國史日厯所編類聖政檢討官臣章穎著作佐郎臣王容臣李唐卿著作郎臣沈有開臣黃由祕書少監臣陳傅良左丞相兼提舉監修國史日厯提舉編類聖政按此下正三字南宋館閣續錄祕書少監紹熙以後二人陳傅良三年六月除十二月爲起居舍人又監修國史紹熙以後二人留正元年七月以左丞相兼提舉編類聖政紹熙以後一人留正元年七月以左丞相兼

跋皇子嘉王賜賚金劄子賜賚金劄子

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閒佚放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充賸儀輕浼爲愧指畱幸甚乍遠倍加保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潛邸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寤是日午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閣門來約臣令隨眾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字疑衍敷奏反復久有天之意弗順遂再乞休致忽發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一

臣就榻前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聖語申尙書省諫院御史臺及奏知潛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上賜賸金恩出意外臣以不才被遇最寵奎畫之號視翊善黃裳有加是冬急召入講王數從容語臣所藏朕字畫盍進來用寶如生辰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而臣罷去樓鑰高文虎就觀臣家稿留案閒家人倉皇不及收自入謫籍日夜危懼但謹積藏不敢夸示一字當衍或昭回之光以震耀天下臣罪萬死言之感涕

跋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右傅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阼危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

救惟是幾安

元作惟幾是安陳本據史記樂書正从之

而股肱不良萬事隳墮

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

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

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大王有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

且以著見王錄小善嘉規益之意傅良不勝恐懼無以得

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貺

右此序跋真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金劄子深致歎惜

之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紀之先生子師轍歲

辛未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此

臣仰惟皇帝陛下龍潛嘉邸毓德進學一時官寮皆

出遴選嘗逢誕節

攻魏集六十九作長

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

宴初酌黃裳次酌陳傅良各出

攻魏集

文書一通致

謝再三及視之

攻魏集無其句

曰上呈翊善其一曰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一 三

上呈贊讀御名謹封

因敬請

攻魏集

所以謙賜之由

上曰

上曰攻魏集

二公之詩雖因爲壽而作皆寓警

誨之意輒依所惠親書一本復以爲贈以示不忘裳

與傅良踞謝而退龍飛

攻魏集作陸下踐阼四字

之初擢裳禮部

尚書傅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沒傅良奏請以御

書

攻魏集

刊之堅珉玉音賜許是時臣鑰待罪瑣闥

與傅良同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略

曰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

攻魏集

讀

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

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

頌

攻魏集

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有敕

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爲之聳

攻魏集

然作

而曰偉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

以頌爲警戒者舜皋賡歌世但以爲盛事非司馬遷

不足以發聖賢相敕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

亦不以爲過韓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亦不悟頌之

有規元脫七字據也而傅良能發之臣於傅良平日

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促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刊宸翰

攻媿集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目眚當踈少愈

曾未信宿而已報罷未幾臣未幾臣攻媿亦去國相

忘於江湖者十餘年傅良下世訪遺稿於其家則不

知所在矣二子師轍師朴此句攻媿集作其求跋其

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傅良不及見更化之日敢

直書始末上以彰陛下好賢樂善之素下以侈傅良

等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賡歌攻媿集作

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一 四

嘉定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丙辰朔正議大夫參知

政事正下元缺六字按辛輔編年錄二十嘉定元年戊辰十一

太子賓客嘉定二年己巳正月丁巳樓鑰參知政事

是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則文未結銜當

知政事今據補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

千空六字六百戶臣樓鑰

跋歐王帖後

魯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

大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隕涕歐公

以嘉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侍讀學士

出知益州逢原遺腹女是生吳說傅朋傅朋嘗通判永興

以其母念逢原之墓乞改襄陽於是作養志堂焉余悲逢

原無後併著於此

跋徐薦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穀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槊醉稿余讀已喜薦伯慷慨有烈丈夫氣其詩詞視唐諸子矻矻弄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亨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退秦於魏唐之後繫幽於末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下觀蜀客卿作梅筆墨無幾如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

題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畫像

他畫欲作塵外想類多輕揚今觀太清樓本儼若孔老子微笑曰得之矣真人固應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壽與他畫師何異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一 五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千載閒掇擊略盡蓋剗然似庖丁解牛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至不見全牛一節未識知幾尙費若干年耶此事殆非強博能到

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強大事可謂知務當是時文帝方從代來齊楚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朱虛侯功最隆及賞最晚帝意亦略可見議者因謂賈生首編蓋干時云嗟夫生豈干時者耶要知論事誠有次第一外其序必有不相察者

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閒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輒不書不宜書輒書是其咎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

往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溫公嘗言洛中士大夫淵藪談空說性多矣惟史事無所
啟口蓋有譏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揚子雲合自今觀揚孰
與孟子子雲博極羣書顧不見已何哉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亟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蓋
晚始授人其閒有一字數改定者前哲重著書如此

顏子不貳過論殆是慚筆今讀韓子書者於斯文特熟甚
科舉之累自韓子不免宜夫人盡然於此可以興古道不
行之嘆

黃巖張君之望持所爲書二編越江山來問當然與否僕
固辭張君固請僕未學耳豈足斷此書厚意不可虛辱輒
題數語附名篇末非敢云何姑以見惓惓意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一 六

丞相清源梁公治閩之數月徙福清主簿趙君餘慶丞長
溪主簿固辭丞相固遣之未幾福清宰李君宗思來請主
簿長溪宰李君遂夫又來請留主簿丞相益賢君也速致
郡中屬掌秋賦之入而趙君懇訴某老矣又位卑下不宜
度越他士參郡政其爲辭殊苦確不樂丞相不能奪也明
年君秩滿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所嘗得於諸公詩
跋見示亟讀之乃知趙君蓋家學如此其仕進無先人之
心有繇來矣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蘆菔之冤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以
鎮將求盜武夫往往略平民充數幾及賞格藝祖定天下
哀矜無辜縣復置尉始以儒生爲之而鎮將廢賞格如故
民鮮死焉二百年於此矣邇者有司以薦舉吏多好少不

應功令輒見格惟尉以捕盜改秩善傳會其事得不用薦
或者因是頗襲鎮將之舊上方閔焉議改制以防之此建
安陳侯焞所爲刻是石也

跋孫氏誌述

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
者旣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閒而范公起吳杜公起越歐
陽公起廬孫公起富春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者
皆極一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嗚呼當錢李二
氏之時諸公皆安在耶余覽杜公所言孫卿墓誌并歐范
之述爲之太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奈何妄自菲薄

跋爾雅疏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
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作元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一

七

楊从陳本

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

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尙以注
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
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於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
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爲兒時入鄉校
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蟛蜞爲對其事至
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爲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
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爲推官繕補
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因敘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
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爲同年進士名善珍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
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

見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眾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朓每篇堪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

跋靈潤廟賜救額

湖南通志一百五十一載此文作龍神廟記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產父子孫兄弟多族湖南志居或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逾久展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糞瓜菜尤恥爲人隸饑年不得已鬻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爲約蓋其俗朴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一 八

近古然也然拙而惰農耕器絕苦窳犁刃入土纔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春耨去陳草曾不待破塊輒下種水在田上節級溉注之是爲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輓轆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與並山同爲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獲陳本作獲湖南通志引仍作獲每早卽立視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日擊羊豕聚羣巫鼓舞象龍或燃指以膏火薄肉湖南志無薄肉二字供佛類湖南志無類字不効則禱於龍

渡山之神山在縣境內最著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敢輒禱元脫據湖南志補無不應今夏旱凡民之祠事且徧

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謁祠下以靈潤源之水歸又兼旬不雨某遂宿戒親謁祠下三鼓方作星河彌天行數里漸撼撼有聲雞初鳴至青蓮寺爲位望拜遲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達城下已乃三日雨歲及下熟吏與民德侯之賜

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敕黃一道於掌故仰惟
國家爲民秩祀篤於報功宜詔萬世敬慕之石某爲長吏
不能履阡陌爲方略教民治田而徒干神之澤又以窮自
歸於當道連帥部使者咸以錢粟來周急可以免歲月矣
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史以龍骨車若桔槔法下之鄉聚使
民稍自力不但以瀆神益永尊事無怠故因對神之休與
國家所以褒大之者并道其土俗善否爲勸勵著之下方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毫徙成德明年正月徙定武
實代魏公所謂丐任河朔一年有餘蓋是歲也元憲公亦
以是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來河南公有九月朔日
請入覲書欲會元憲於河陽廿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
元年劉沖之相劉自參預卽領唐書故催書於公嘉祐改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一 九

元仁宗不豫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臺爾八月徙益
州是時龐莊敏自永興改河東其年五月元憲歸綴中書
門下班公有此月二十三日書云則猶在定武也三年
王侍讀來成都於是還闕公言莊敏引歸不決元憲乃圖
任之漸明年莊敏以築堡事罷元作寵據宋史三節鉞元
憲復筦樞務真見事之談云

跋宋元憲公表稿

景祐二年定新樂是時同在詞掖如胥公偃丁公度張李
晁石皆前進元憲公以元年四月掌制乃獨屬筆豈非其
文擅一時諸公所推遜歟欽誦遺稿令人起敬

跋趙延康公責僞楚書

余嘗手鈔建炎四年八月二日刑部狀會恩牽復士大夫
名數延康公在焉一時狀中如胡公寅劉公珪皆復用劉

至位執政而延康竟謫死余聞京城之禍子昉以募義兵見囚范瓊世多言靖康無伏節之士有以宗室所暴白如此豈無人哉而皆誣陷於羣小嗚呼悲夫

跋趙延康詩

余既於責僞楚書後著公行藏復見所爲詩嗟乎劉歆李白之文盛矣其節操何如詩不足爲公道也

跋溫公與邢和叔帖

熙寧閒溫公居洛公從崇德縣再入崇文元豐四年兼史事以所藏溫公帖知是時相與甚厚也後一百十有二年某得見之於其曾孫遵仲修

跋張無盡與邢和叔帖

目錄無與字

紹聖四年公爲吏部侍郎十月自權尙書遷御史中丞無盡此帖皆是歲無盡罷左司郎官去至是適兩年餘矣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一

十

跋邢愔夫詩及諸公題

目錄無詩字公題作題跋

以諸公之愛愔夫與愔夫之得此於諸公追想在昔令人起敬

跋邢氏慶國夫人手書

余與天台謝傑景英爲忘年交謝趙出也爲余言外氏丞相家法甚悉今見邢氏趙夫人手書戒婦子一紙往往與景英語合邢尙書趙丞相事具國史至其故家典刑要自令人起敬

跋劉元城帖

余讀元城諫疏徧刺元祐大臣而獨不及司馬文正公徧刺元祐大臣而不以爲訕獨不及司馬文正公而不以爲黨豈惟諫議之賢哉亦足以想見元祐以前深厚之俗矣余懷此久因與子厚得公遺墨遂書其後

跋胡文定公帖

浙間人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爲兒時從鄉先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鐙板往往多手鈔誦也晚官湖湘閒每過士大夫家輒見公遺帖皆甚貴惜然爲春秋學者顧少如浙閒何哉因見向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二

題跋

題仁皇所賜魏家刑政二字後

臣嘗幸備員中祕恭睹仁皇奎畫凡五十有五軸亦旣盛矣以今見魏家刑政二字又以嘆散落人閒夷夏山川之藏不知其幾也恭惟景祐以來上意日趨於寬任子至於及員郎治獄至於貸贓吏理財至於弛茶禁蓋後來新法之士謂之失刑政者以今所見帝雖燕閒與疎遠小臣亦未嘗不講此二事然後知帝所謂刑政在是不在彼也嗚呼仁哉

跋蘇黃門論章子厚疏

余每讀章氏論役法劄子言溫公有愛君愛國之心而不知變通之術嘗嘆息於此使元祐君子不以人廢言特未知後事如何耳至讀黃門諫疏又未嘗不壯其決也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二

一

跋東坡與章子厚書

予來湘中見故家遺帖爲多而有二異此書與趙潭州所藏黃門論章子厚罷樞密疏也諫疏在省中不知何年流落人閒固可異此書傷觸大臣宜不爲藏而亦存於今則尤異耳書作於元豐元年於是西方用兵後四十七年王蔡爲燕山之役京師遂及於禍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信哉信哉又後六十七年永嘉陳傅良書

跋東坡桂酒頌

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寘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余相對嘆息余性不善書故不復贊

跋辛簡穆公書

簡穆公行藏見國史且天下能道之余不復道曩余守桂陽歲旱流言往往以郴桂閒民略死徙矣祐之時在長沙幕府具以所聞言之故帥直徽猷閣潘公德鄜潘公下其說兩郡蓋甚侵余與丁端叔也余二人元作頗恨然忌幕府不敢白己而識祐之迺佳士耳余既相得會它郡巡檢下軍人廩不繼屬祐之卽其廬勞苦之天大寒彌兩月雨雪沒馬股祐之崎嶇行盡闔郡得軍中心以歸余方恨賢勞而祐之欣欣無一咎言以是益知其人苟便於民雖極言不以爲口過苟不便於身雖忘言可也簡穆公爲有後矣

跋江道士玉臺菴額後

道人爲余言此山在閩昭武最深僻人不蹟處吾求晦翁之字請書其後將刻之石兩翁未必以功業著見於世或千載之下有得殘刻於荒榛亂石之閒庶兩翁不泯耳余笑而書之

跋周伯壽畫猫

余家有數猫終日飽食相跳躑爲戲而不捕鼠余怪而問人人曰猫之善捕鼠者日常睡因見伯壽所藏畫遂書此語

跋徐夫人手寫佛經

余苦不學書自兒時及今所課書未嘗手鈔一卷往時從常州先生薛士龍學每見鈔書動千百卷竟帙無一字行草心嘆服之以爲視司馬文正何如耳他人無及也今見蔡同年之母徐夫人手寫佛經九十五卷往往得唐人筆法則又愧焉字畫亦細口以余之不能手鈔一卷書至愧

於徐夫人而或者輒意輕天下士余不敢也

跋司馬溫公遺玉壘聘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夫

元作人稱溫公必曰老先

生今見公所遺玉壘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爲人可知已嘉州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去之日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余頃見世所行官制舊典有三晉張纘一編慕用之迺今得聯事湘中聞其世又竦然起敬也

跋宋信翁產經

宋目錄作宋

宋永壽信翁隱士也有過客爲余道其人物色得之蕭寺中而信翁亦肯來過余宋伯華伯潛兄弟衡陽賢者也一日見信翁於余座上驚嘆至未幾何從致此人耶已而與信翁意思洽雖有它客亦強之與坐兒輩或解衣信翁初不苦辭明日訪之則隨舟下長沙矣余臨長沙年一見過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一 三

余不敢留也它日行郡得疾倉黃還廨伯華以告則信翁亟來日視醫藥及稍愈迺去以是益敬信翁蓋有道者信翁能說易論語及內經諸書其得處要約有詩篇余嘗欲作宋居士傳未果會刊所輯產論遂書其後以其與余交者如此則其人可知矣

跋王恭簡諫草

余以公言次元祐紹聖之事蓋古所謂著蔡之見者耶嘗袖此稿謁范東叔東叔因出其所藏公奏議若干卷大抵類此

跋曾文清詩詞後

余不及見文清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侍郎仲躬游甚久憶在都下時文清夫人尙亡恙生日當爲壽余與高炳如博士請原伯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盛服夾侍夫

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帥婦及諸孫羅拜奉觴且徧飲客乃罷故家孝敬之風可觀也今見文清往還兄弟閒詩詞又爲之嘆

跋蔡京貶竄元符末上書人詔草及考定邪正等季路爲余言此稿得之京沒入官故紙篋中嗟乎方京矯誣君父以欺天下兇焰塞穹壤矣豈知遺稿在官所斥賣之錄哉然自蔽罪攸貫而京佚罰竟死牖下春秋誅首惡若攸貫尙足誅乎

跋蘇魏公百詠詩稿後

余嘗慕魏公之爲人今見晚所自敘百詠遺稿非獨其人品殊絕蓋其及見故老與師友淵源所漸盛矣余於是知慶厯嘉祐之際人物之偉嗚呼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哉自三經之學行士以師心自賢不能降以相從而風俗日壞其流弊何可勝道追想前輩高山仰止龍圖陳公諱從易曾胡田楊四公者諱公亮宿況偉也楊以慶厯八年曾田以皇祐三年胡以

元缺从陳本

五年相繼爲學士云

跋陳求仁所藏張無垢帖

求仁陳一鸞子見橫浦集

世未有言無垢先生善作字者而筆勢如此令人起敬嗚呼豈但字畫哉余嘗聞呂伯恭父云某從無垢學最久見知愛最深至今亡矣念無以報獨時時戒學者無徒誦世所行論語解以爲無垢之學盡在是也始余與疑當作謂伯恭父有爲言之也今見求仁先大夫與往還書說論語事甚悉蓋雍也以前無垢已恨早出餘所著未嘗示人無垢無多著書而論語解要非成書學者但尊信之以此窺見無垢宜伯恭云爾也則世之知無垢者何如哉余少時方省事無垢來爲郡守聞當作見鄉人父老數百人以淫雨害

稼訴郡無垢若不省然俄而駛足來索狀而數百人者皆以不滿解去狀亦不知安在矣旦日還鄉下自城以南達瑞安凡聞者堰者皆已決捕魚鱉筍笥凡可以梗水者亦已徹去不數日水落是歲大熟無垢永嘉之政初非赫然有聲也而敏事若此則世之不知無垢者不但其問學也無垢擯斥流落道不爲世用以死其不爲人知者何可勝道余因求仁先大夫說論語事且有助於永嘉之政故併著之

跋葉正則所爲陳仲石墓誌

某不善書強書此以慰吾仲石欲作數語附碑陰又無以出銘意之外者嗟乎仲石斯銘亦足以不朽矣銘作於淳熙而書於紹熙之癸丑故正則用前銜云

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一 五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余慮宗大藏之之悔也故爲之書

跋雲山壽昌院右帖公據後

圖經云中和二年置與院牒合但不詳杜名字唐史元年十月賊朱褒陷溫州今牒稱樂境當在賊平之後然以寧海軍使繫銜考之地志是時未有寧海軍也豈平賊時嘗暫置軍故略不書乎乾元元年始建靜海軍令軍使錢元瓘也蓋是歲從元瓘之請陞節度使耳雪菴於今爲前輩行余壯時從薛常州士龍學士龍數爲余言道雪菴爲人由是定交直龍圖閣鄭景望將造朝與余遊鴈山會天大雪行十數里訪師於深林叢莽中三人相對清話從者無人色今老矣不欲領叢林以書來別余且示院所藏故牘將待盡於此院余方屏居山樊與士友絕不知與師後會復何時然各行其志會不會何足道因書卷末以當別

語

跋張魏公南軒四益箴

乾道之辛卯余送南軒先生於吳興之碧澗堂雅聞定叟
尚書名而未之識也其後尚書公所至治行爲天下第一
益相嚮往余守桂陽是歲孝宗內禪故事桂陽守臣貢白
金三千元作十據本集二十兩吏率取諸民以應令余懼
非聖朝所以惠遠民之意具以質言上擅減三分之二且
口不推賞是時周益公當國疑不能決但批狀送版曹會
定叟爲尚書奏桂陽壤地褊小守臣陳某請不妄得旨可
其奏而賞典視他郡余以是知魏公與南軒先生之教定
叟尚書能守其家法如此吾友沈仲一合余書四益碑後
遂著其事且以發明上恩云

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獻公王荆公帖

宣獻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宣獻相繼請上
親政亦出守毫意此帖爲文正發也荆公熙寧五年帖運
判中允者楊蟠公濟也公濟以是年十一月自光祿丞改
太子中允權發遣永興等路轉運判官明年司農言近詔
天下出錢免役而永興秦鳳比它路民貧役重於是始立
二分寬饒之法以此帖考之當是荆公嘗有悔意故農寺
敢白上耳餘詩帖不能詳其歲月良愧該洽

跋朱宰所藏竹石

目錄竹石
作畫竹

余苦不識畫獨嘗得東坡先生竹石於司馬文正諸孫把
玩久之略窺其意今見此圖筆勢殊逼坡仙愛賞不已於
卷末得蔡子俊薛道祖二跋皆皆下元空藏畫名家余
幸偶合爾

跋朱宰所藏孫介畫

孫介不見朱氏畫史口孫口按郭若虛圖書見聞志孫遇入蜀遂居成都善畫人物龍水松石墨竹兼長天王鬼神筆力狂怪不以傅彩爲工又云初名位後改名遇此跋正本見聞志缺字廣明中避地入蜀長於天王鬼神筆力狂當爲唐字遇字

跋林伯順七世祖畫像

陳子曰自元豐季年至今故家舊物希不失矣而吾友林大備所藏七世祖像見之面如生真家寶也公諱頌字雅文薛寺丞先生銘大備父嘗識之序引中公起家累數鉅萬而不及仕今衣冠蓋貌工尊大之云

跋謝大成所藏曹公顯墨跡

高宗中興一時元從皆將相也公顯獨善避權勢以眉壽終今觀所遺謝大成雜語一紙豈偶然哉豈偶然哉大成與余同年生而強健過余薄物細故身親不倦亦必有得於此矣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二

七

跋姚愈據目今據項氏傳次韓所藏其祖關此四字元缺目錄作藏其口關亦誤

今據項氏傳 霖校補正 修禮書堂帖後

余嘗論前朝應制書若寶儀蘇曉同定刑統而世但稱可象司馬光趙彥若同上百官公卿表而世但稱君實蘇洵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而世但稱明允之類歲月浸久將失其傳令人太息今三館書目言百官表爲溫公撰是已鉛槧尙多湮晦況於事業尤可嘆息口如研論事物顧據於口耳之傳其然豈其然乎因姚公孫次韓出示堂帖遂書其後

跋黃元章所藏山谷墨蹟後

以余所見士大夫家山谷墨蹟皆可寶獨衡州守鄭如璠醴陵丞李九齡與今元章所藏迺其家世舊物然後知得

之它人與魯納郟鼎何異自百餘年間故家三世希不失者而元章凜凜有論新法意象又不但家藏如此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頃桂陽廨中柱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爲祥撥視余蓋恍然嘆芝不遭也明日故楫復吐三葉紫質黃緣飾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輩謹視毋撥去逾時色爛然不敗今覩陳君繪芝爲卷自內相李公宗伯倪公序且頌其所自來不虛得又追嘆曩所產芝非特婦子不好事雖余亦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字出不出顧所遭何如人爾芝嘗遭漢武宣者如余安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

跋樓大防重屏圖

右重屏圖其一圖蕭然衰疾人也識者以詩知其爲自傳

疑當作白傅

無疑其一圖衣冠容貌皆甚偉必王公大人而莫

知之者王君明清獨以所嘗見廬山祠堂其夜並圖書像

此句有訛缺

謂其二人爲李中主韓熙載更二人亦不知爲誰

也嗟乎名字之著不著如此哉孔子所論伯夷叔齊齊景公萬世不可易矣

跋孟蜀王書後

余讀漢文賜南粵王趙佗書知西都之所以興也周世宗一世英主而昶以偏方通上國方哆然自大其語多諷刺不遜其能免乎後而蜀亡諸君子願以文詞取之何哉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三

策問十四首

問以文詞取士而病其不以實學應科難矣唐之科目繁密已甚然兼采譽望不專決於一日之藝猶少近古國朝雖視唐制加詳而祖宗盛時蓋有自藩邸熟聞其人已迺定爲進士第一而大名舉子尙以德行自相推先國子監嘗遺進士有司尋復懷賦上殿詔特取試禮部蓋有唐之遺風焉賢公卿大夫率於是乎得之粵自一切任法而概以繩尺之文雖有茂材異等語不中程輒弗第錄絲是場屋始以綴緝採熟淫靡之文相師而士氣日卑議者病之逮以時務發策以求實學要之不離於文詞胡能相遠周漢之制誠不可卒復伊欲尋祖宗之美稍寬學校貢舉之法以漸復唐舊宜不甚難施行而難者咸曰世風風字明本元缺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一

從陳本益薄人益不足信將以私意撓公道必元作備法而後可夫自鄉貢不得以待闕官考試日者銓選又增委保之員而國之貴游子弟將置別頭若是亦已察矣於今士風何所損益諸君其各誦所聞焉

問議臣以太學補諸生羣試者動以萬計故陳本作欲改制以

約之以天下閒歲舉子之數百取三焉謂之待補蓋其嚴如此而邇臣之請迺欲博訪勳賢之後淪於編戶者皆得附試胄監如國子生夫均之爲士也禁其爲舉子者而開其爲國子者何哉且禁其爲舉子者固曰將以抑競進也以今閩浙諸郡誠不可不抑然往歲邊郡復言二廣之士率二十餘年赴春官者累數千人而上第者不能以十數方欲尋漢故事以戶口率別路以考之以示優異夫均之爲舉子也既抑內郡復於外郡加優焉何哉開其爲國子

者固曰將以勸世族也欲其知學誠不可不勸然近制自
在京釐務官不得以總麻親附監試甚者雖公卿大臣去
國逾月則子弟不得補國子生夫均之爲國子也在於昔
寬之而今者顧吝嗇又何哉上方嘉與寓內之士共成治
功而有司選舉之說不勝異意且均一之政何所彼此苟
無旌別必且猥并二者之論未知折衷諸君其切磋究之
庶有合焉

問漢兵制皆秦制也自遷固諸史云爾夫漁陽之事秦效
亦可觀矣而終漢無驕卒之患何歟將隄防之禁特密歟
田家子至不識尺籍五符而發諸侯兵或有非虎符驗者
其隄防果有以過乎秦否也或者繇戍之法簡以便歟以
淮南地遠往來中都者甚苦西北邊郡五尺以上不得休
息吾未見其簡且便迺若是然也不然則餽餉足而賞賚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二

之優歟塞卒乏糧戰士無祿上功幕府輒見繩於文吏蓋
當時已病之矣又不然則士安於將素有以撫循之歟觀
漢諸將大抵臨事輒置不聞其兵久隸焉者也抑有甚惑
焉宰相之子不免戍邊而故二千石將軍都尉猶給軍賦
亦甚亡等矣而士大夫不以缺望又何也積是數者非制
之得然則果秦制也而成敗異變豈獨幸然耶不惟士然
凡漢置將奪之軍可也廢之可也累功不封可也甚者誅
放而卒莫敢握兵於境負固以要上何因而得此不惟邊
將自京師南北軍諸城門兵屯一時典領位尊寵渥幾震
主之威而亟拜亟罷無一人愠怒裴回而吝權者又何道
以馭之歟蓋聞光武之興罷都肄前漢書霍光傳光出都肄師古注謂總閱習武
事元作隸省元作升按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尉職削功
謀今據正省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今據正尉職削功
臣之權而省材官騎士不置所以爲兵慮詳矣東都顧竟

以兵斃無乃闕略者善而二按當者拙耶方今養兵甚厚而屢驕將帥無顯功往往富貴極矣而意不滿上恩視漢有加焉而無其報厥咎安在願與諸君商漢氏之得失而悉數之以推見其明效據古馭今將於是乎取焉

問漢理財稱蕭相國而史佚其事夫巴蜀之饒武帝用之西南夷矣悉租賦不足以更費至以都內錢續之均巴蜀也而相國以饒東郡數年無乏事關輔流民往往就食其中其計果安出歟然尙有可解者曰武帝遠輸耗耳諸葛武侯又用之關隴出師曾不過武功木牛流馬之智工矣而轉輸輒不繼夫以相國視武侯未能遠過而武侯迺若此其缺安在方漢初定大啟九國居天下太半各擅其賦天子所自有僅十五郡列侯公主頗邑其中自山澤之租各自爲私奉養外纔十五稅一耳而治宮室建城闕講朝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三

儀調兵山東無虛歲迄無經費之慮武宣以來諸侯之地亡慮多削入漢一日省耐奪侯者百餘國大者至三四萬戶賦入視曩時絕遠甚而用力益勞征算日益繁亦必有故矣元狩元封之間天下蓋多事矣始元以來號稱富實宣帝蓋英主也一時司農又善爲計而西羌之役大司農錢輒不贍於用甚者請糴邊穀百萬斛不能具何直若是廩廩也方今版圖西奄岷冢巴蜀之饒自若也北界淮濱幡漢之陽東薄於海南巨番禺所謂九國之略又十有六七恭惟祖宗盛時關河三邊宿兵迨五六十萬大抵倚辦東南爲多今戍邊之眾孰元祿從與河陝而東南所入視舊增羨計臣顧以日月爲憂蓋嘗推漢之所以贏縮而不得其故且於今重有惑焉願悉陳之如欲曰得蕭相國者而後可又似迂闊不切於事情者矣

問風俗與世汗隆其所由來蓋非歲月之故矣周漢疑當

之季可謂俗弊漢興經營四方日不暇給其教化未甚明作秦

其學校未甚興其公卿大臣多出戎行而學士經生相與

講明者尙缺如也秦氏餘習曠然不變高者光明碩大可

以任重其次亦篤厚忠實蠢蠢不至於姦下迨眈庶莫不

自愛重於犯法自唐衰今當作更蓋於五閭俗益大壞藝

祖龍興曩時變饋嗜利亡恥之風一旦銷磨無復存

者文武遺烈可以燕及數世嗚呼盛矣以余論漢之澤至

於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而本朝之在人心者雖鑄工

不肯附名黨錮之碑三代之盛庶幾焉夫以三代積累漸

摩之功深矣顧成效若彼未聞以大做積壞之餘曾不必

世百年而興起若是易者是則何道歟豈所謂今古之異

事半而功倍者歟誠若是聖天子當宁慨嘆以善俗爲問

十餘年於茲矣而未覩其變則其咎又安在歟諸君試跡

前事以稽當今之故本末源流必有可指陳者矣

問以當世之治亂成敗考論古今之士略可觀矣春秋之

季晏子在齊叔向在晉蘧伯玉在衛季札在吳皆賢士大

夫也然浮沈自愛無所能發明功名者申韓蘇張蓋戰國

傾覆之徒耳而富國強兵所試輒效此其故何也漢自元

成以來士習偷墮視東都節義有愧焉及觀亡新之敗寇

鄧耿賈之倫拳拳於漢卒復舊物三國鼎分則散爲曹吳

之役者不可勝數其不忍捨漢者諸葛亮數人而已是何

節義成俗而識所嚮者滋寡也唐襲八代之衰歷房杜姚

宋不能救也詩至李杜文至韓柳經術至啖趙庶幾乎古

而唐口衰矣內則朋黨外則藩鎮皆一時之俊何沒沒也

將所謂文與政通者非此之謂歟宋興七十餘載百度修

矣論卑氣弱儒士猶病之及乎慶厯始以通經學古爲高
救時行道爲賢犯顏納說爲忠嗚呼盛矣然向者丁寇呂
范之朋黨興而復熄慶厯以後則朋黨遂熾而不可救而
世故亦非向者之覩矣豈論卑氣弱乃所以爲盛時耶有
司惑焉願與諸君訂之

問恭惟主上嘉與宇內之士共成茂功日者除吏不以年
勞不以等級庶幾學士大夫洒心自奮行有歷年而齷齪
守文之慮未易於是順考祖宗之憲混一流品不著左右
所以并包兼容德意甚備士思所以報稱捨此時尙安須
耶仰惟前朝訓迪在位雖無察察旌別殊異案其式程陟
降抑揚厥有微旨願與諸君共紬繹焉以備採擇迺者改
秩有雙轉有細轉均之入寺丞監丞耳或自大理或自衛
尉均之入員郎耳或自屯田或自虞部於是有帶館職願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五

與試銜等者有以兩使職官願與判司簿尉等者艱易不
相絕也今將比而同之歟迺者循資或以四考或以五考
或以七考蓋淹速有如此者今舉不以日月爲功歟迺者
任子有銓銓有限年今得例從調歟迺者特奏進士蓋或
隔郊然後官之攝官然後考第之矣今與正奏槩無所齟
齟歟迺者堂後官流外雖有高爵位不過郡丞佐今皆可
以踐清要歟迺者以贓免敘復若員郎則自水部以轉與
它官特閒然今清雜之庸若無罪然歟推本九重之意所
以爲是混一流品并包兼容蓋曰勸士焉耳有如一遵舊
章清濁畢見無乃非所以爲勸歟但曰勸士毋以見清濁
爲也或者非順考祖宗之成憲歟然則如之何而可
問古者詢民於射以進士由是而擇於澤試於官而得爲
大夫若卿諸侯故禮樂修明而無敵於天下日者聖天子

深監文弊采擇議臣之奏爰詔進士乙科以上兼試之射
文武官自五品人錫蘊射於禁圍稽之往古將宜於今四
方之士亦既靡然向風矣蓋聞射禮自漢而下但曰朝儀
具文云爾用之戰鬪往往屬諸羽林期門材官騎士之倫
是故升降揖遜野人莫之識伏飛射聲之伎亦不於經生
學士取也今也不閱於田不習於鄉校而徒試之廷得無
若具文然者如必曰閱於田習於鄉校次第而後至則井
牧鄉黨之廢久矣或曰雖難卒行蓋少近古故事陝西有
弓箭手河北有弓箭社得古寓兵遺意而取士無與焉宜
舉行之頗依漢選六郡良家子爲郎之制聞歲大比以秀
異者上之於春官春官雜用今武舉法旣射然後科第其
文詞於是而試之廷高者試補吏下者報罷其舉送若考
試官亦頗依漢選舉法有賞有罰若是則庶幾乎古或曰
士文勝久矣必且失業又曰民未知禮而闕於武事將有
它患然則古終不可復歟諸君幸相與圖所以稱明詔之
意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六

問春秋以來楚之卿材晉不如也而越有君子六千人東
南蓋多士矣說者顧曰漢以豐沛功臣定天下唐初人物
并汾居多熙朝慶厯元祐之盛大抵關洛諸公卓有聞焉
而東南之士功業不槩見於世何歟吳中子弟荆楚劍客
宣潤弩手班班見史籍皆天下勁兵處也漢置都尉九十
而九江臨淮會稽丹陽豫章財各一尉且它復缺略唐府
兵六百三十餘所江淮兩道不過八九中朝義勇亦但取
之關河三路夫苟欲強兵者必在西北豈其民亦不足勵
歟九州之險捨河渭則江漢淮海矣而山林沮澤之多至
荆揚而窮用武之國莫加焉竊迹前事七國之秦楚三分

之吳魏五閩之周唐成敗異效迺若彼夫形勢抑豈獨弱歟自昔轉輸之富曰江淮最而鹽也茗也香礬珠貝之屬也視田賦又數倍世所謂財貨之淵者方今擅有之矣比年大農之用廩廩無乏夫是數者之利自若也又何繇若是然歟儒者貴知務才之不競兵之不銳形勢之不及財用之不繼務孰急此者而但曰勿講舉而咎之東南之故則何貴於儒者孟子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況以四海之半又況古人有用之如前所陳者矣豈曰不可願諸君疏其方略以告

問古者重戎事宜無一闕而舟師不槩見於經何哉舫人習水著於明堂月令之書而世所行太公六韜蓋有水戰云然則古有之而失其傳耶案周制徒出於井馬出於印車出於甸旗鼓甲兵率賦民爲之假令有舟師豈徒無所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七

取給歟而莫詳其制何也春秋之季東諸侯亟用之矣伐

吳之役楚舟以無政無功然則舟師宜亦有政明年爲缺本

從陳掩以井牧之法治楚兵賦車藉馬而舟楫不與夫舟

楫不出於井牧之賦將安出歟吳疆之役沙汭之役繼此累見豈其取辦於倉卒之閒歟民而用之歟越之報吳也凡四萬五千人而習流二千耳越固澤國也而可以水戰廩乃及此若然吳越之民殆未必盡習歟夫舟無定賦士無素習安在其爲東南之長而類以得志何哉漢於邊郡置車騎水處置樓船各有員數且算賦漢所以治庫兵車馬者也水處以樓船易車騎其亦以算錢充費歟否則未聞也案地理志廬江有樓船官今夫水處不但廬江郡而已也它郡不置而廬江獨設官意者度縣官錢治船艦於此歟博考諸傳則尋陽有船會稽有船博昌有船桂陽零

陵豫章皆有船夫廬江獨設官而他郡類有之豈其非在官之船故無司存歟不出於官而調之民是亦所謂取辦倉卒閒耳亦得有員數耶謂無員數也傳有之曰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以擊南粵而淮南之書亦有所謂樓船卒水居者斯其爲有員數昭昭矣士有員數其船楫不以倉卒辦也亦昭昭矣然則舟孰從而具士何如而役可得而考歟中興以來材官騎士旣罷而三郡棹卒四部黃頭班班猶見豈尙沿西京之舊歟江左六朝舟師甚設而制度缺略不著梁史有公私船之稱大抵或官或民初無所定陳之末載防戎船艦悉還都下江中至無一隻以此推見誠無足云者至唐制府兵於樓船未有處也然而荆襄總管兼統水陸鄂兵出討大治

元缺从陳本

步艦亦必有法矣而兵志無傳焉抑又何哉方今江海要擊其備嚴矣閒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八

者有卒然之警猶調民艦以佐王旅漁賈無擬發之常州縣有乏興之遽一時趣督往往條理未彰或被其患伊欲以鄂渚之戍施之沿江自荆達揚許浦之戍推之沿海自吳達閩聯次比伍輯以軍政使之大小相維遠近相及而稽之周漢叅之楚越按之梁唐之閒靡有成憲且夫治船置卒多靡官錢胡能贍之一切科民則有不忍儻曰國家暇時姑置勿講卒有檄發閩浙騷然尙循舊貫財戍要津而氣勢不通無益攻守宜安設施幸諸君察察陳之母徒曰道德藩籬將安用此

問昔者大禹排淮決漢導三江定震澤而荆揚之患去方今淮甸爲國藩籬震澤近在股肱郡言水利宜無先焉蓋聞毗陵吳興之閒淪爲沮洳者皆故墟井聚落也桑田積多征賦積減說者頗咎漕堤曰禹迹三江僅松江存耳自

堤作而江不足以瀉湖由是歲患澇溢宜決之便是說則然矣顧今行都北門堤居孔道芻糧銜臚可以坐集他如商旅之湊郵元傳之速使聘之便捨此無由焉朝而亡堤數者夕告病矣如之何況浚堤以東放於海斥往往桑麻沃懋利賴彌眾卒然墮壞怨讟交作如之何往者范文正公欲疏渚浦以佐松江之流蘇文忠公欲立千橋以通漕堤之壅儻可行乎雖然當范公時曾未有堤也殆不可與今同論若曰千橋成堤潰則患在數年之後與在旦暮何異未見其可也或曰六朝都建鄴運道不由京口蓋自破岡瀆入秦淮自淮入江而破岡之東下荆溪道今蘇湖二州閒所謂下塘者可以徑度設若無堤漕將出此雖然曩時都建鄴唯便漕口斯已耳今都臨安匪直爲漕慮也假令萬一有疆場之事長堤七八十里眞所謂枕席上過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九

師者廢陸而川是內自阻而他患且如故又如之何淮元

陳本作湖按當作淮缺堦陂堰不可勝計卒難徧復其不可不復毋過

數處泗口可以趨廣陵渦口可以向六合肥口可以下合肥古人於是因田以設險因農以置屯大抵安豐以東則有芍陂鹽城以西則有射陂其閒斷流爲阻則廬江有舒水龍舒有皖水巢有巢湖滁有滁水六合有瓦梁淮陰有白水塘皆用兵所選也欲阻北道要無易此頗聞今茲豪右之家名田一畝占地數頃隄塞類有主名矣胡從而得之強之而歸縣官耶必紛然其擾不忍強民則地勢不比民居不聯而可以屯田者未之知元作有也或曰更以他地否則歸之直夫冒地以要公上倖民之利也爲國而利倖民奚以爲政若但曰官治陂堰俾民自耕土曠人稀終爲棄壤然則又如之何而可鄧艾之迹杜預廢以成功何敬

洙復以貽患夫豈皆不足爲耶事有召禍法有起姦自昔病之矣淮浙之閒而水利不興焉何以爲國徒利之興一切不顧必有被其殃者願諸公切磋商之有司將擇其中焉至若江漢以南疇冢以東凡見於馬遷之書班固之志桑欽之經何者所當修理科鎖條畫世所論著若白氏之記六井曾鞏之敘鏡湖單錡之論西浙何者所當依用併幸毋略

問仰惟本朝至仁宗盛大仁厚擬周成康而過漢文景也自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極人物之盛元作成據後文正具在其時是何其盛哉蓋歷年過於文景之相繼而事業何止涸轍無他而已彼好治之心不宏如賈誼董仲舒爲諸侯傅爲博士無事功可述也仁宗朝士由一介恢振斯文卓然配古者四方相望而不世之賢能大用顯承與夫彙征於時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十

眾矣慶厯閒屢出手詔開天章閣銳然以天下事責成大臣然後諸公奉行佐助不爲無大功者而韓公范公富公獨當建議又收用端人增置諫臣中外議論相應如明按察抑僥倖去冗食謹入官選將帥之類韓公所疏非一至范富二公俱條當世急務如取土安邊之要減任子革磨勸謹赦令厚農桑擇守宰易監司數事而范富二公有所條相類而所條畫不同者又欲參其所長大體三公所陳汲汲於進才能退不肖而去宿弊也浸以施行矣而醜正者口去之他日所以委寄二府賜給筆札體貌不殊倉猝固口或未足數而不同於諸生對策者其歸而條上亦有可口言歟此其尤著者班班上下若近若疎所以爲人才之盛皆可考也夫事有本末有名實有凡目而緩急細大係焉願以獨盛之日人物之盛所以有意太平或用或

言者備陳之將以仰裨今日大有爲之治毋易言也

問治亂廢興之故數千載閒其既有聖賢之效者所不論矣自餘豈無渺然長思放言而太息者要皆謂成康後無善治周孔遠無正學其志往往磅礴宇內而求一世之盡從吾說而不可得也然至今獨以孟氏爲是其果然乎彼荀卿於制作之原富強之效視帝王六經所論無一不周揚雄雖不如荀之詳也如椀革斷鞫所以諳諳於唐虞成周云者意亦獨至自餘有師說家法者陳經制長策者俱非魏晉以下所可及王通謂可以再造彝倫而悲末世之苟道韓愈推孟氏之功不在禹下原道所言亦非他儒者能及之雖然愈則曰孟氏之死不得其傳焉自是舉世同聲和之顧豈無人哉抑孟氏之名已尊而人不敢異議也果有所見哉此不可因人而言也本朝歐陽公之門學者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十一

方盛尤善論文學政事恥一事物不知泰山徂徠閒則有行修經明學者所謂師表湖學胡公尤篤治道其學者多有才效號爲學術尤備汝南周氏二程先生關中張氏以道學倡天下論學在當時遺言至今日世亦戶知之矣雖然成康周孔之後道術爲天下裂治效泯然不知由起之故所謂渺然長思放言太息數世不過幾人而論議顧不復有如孔孟之一藉彼荒唐之鳴長短之說如昔日之甚不知學者何所取爲不口之證以敵異端歟今而曰伊維云也自周孔以來寧獨賢歟其閒作者多矣若貌敬口是因人之言則非學者矣彼其曰治國平天下物有先後也致知格物云也篤恭而天下平也無實可議無證可考夫作王制議大事儻幽冥而不知漢儒且深病之是其所論尙未周歟雖然彼其考古今精矣而顧多論大體何歟其

有得於古今之精所以守經遭變者可得聞歟若是與孔孟之傳無一不相似也則委吾心布四體以求聖王之興元作與可也若不能自信終身悠悠於一二之見則如昔从陳本之作者皆罪之書不云乎九州滌原四海會同願厯考作者相與輸中心而講之母徒游言而已

問周官六典各有攸司而其閒錯綜不齊若相輸而不相次何歟司馬兵官也宜凡夏官之屬皆介冑之士師田之役也今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而隸於司馬且夫掌羣臣之版與介冑之士不可以同僚也正朝儀之位與師田之役不可以聯事也而周官顧合爲一無乃非其倫乎豈以爲折衝俎豆不過闕庭之上乎不然則必習於賓贊之儀而後可以治軍旅乎或者以爲是秦火之後簡編雜揉然也儻以爲簡編之雜揉而今制右選之士言事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三 十一

上閣殆有若周官之遺意則又未可以咎秦火矣其推原古今設官分職之本詳著於篇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吾邑有學繇慶厯而來諸生置員於崇寧爲盛久矣趨廢誰其嗣興弛百役以獨先彌三時而具舉有嚴函丈可以橫經於案周廬可以肄業其惟聖考侈廟貌之前觀顯允賢侯輯儒先之善筭事關風俗歡動州閭斯抗修梁爰申善頌

東吳會修門一葦通壁海源源流道德也應泮水日朝宗

西峴首蔥蔥雨露低更上觀潮試回首朝陽合有鳳凰棲

南一曲清江與地參驚世文章曾不露橫塘居士府潭

潭

北閩粵羣山來不極三峯之下可無人能以功名畱翰

墨

上閩閩方今開蕩蕩少微正照斗牛墟此有隱淪誰與訪

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言生不識干戈長得兒孫皆爾雅

伏願上梁之後羣書充棟多士填門相維鬼神無風雨漂搖之患燕及膚泮皆山河魁磊之英

到桂陽謁宣聖文

其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某質薄氣狃誤有民社願事斯語以免於戾敢告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迺者庶證非常連陰不解爰方假守何以召和會王麻
初頒雖修故事而天威之甚邇實貢忱辭恭願哀矜一方
嘉惠百穀事關民命寧使臣霑僥倖之恩咎在臣躬毋令
民被阽危之患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輒自忘其僭越高明覆物終不忍於顛隕永惟
返風滅火之祥何啻虛谷應聲之速敢憑羽侶式謝鴻私
恭願不異塵凡有來胙嚮憐臣斗筭之器雖貧民社而不
勝念臣葵藿之誠蓋填溝壑而未已遂無他咎以迄終更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有屹崇墉爾神主之彼圯而闕宜崇補之築之闐闐尙呵
護之允也有成維皇其嘉與之

桂陽軍禱雨文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二

某假守於此大懼涼薄不足以□□□用昭事明神以祈
歲事迺者烈風荐作嘉澤弗周粟□□□禾且憔悴夫爲
吏之日短神與民相依之日長奈何以吏之不德而爲斯
民病也敬申前請敢告終惠

謝龍山渡明應侯

元作侯明文
應據目改文

維侯所宅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焉禱其諸古之所謂
境內名山川歟茲者嘉澤弗周烈風荐作菽粟幾空禾且
就槁固宰物者所以謫吏而侯亦豈遂忘此土也遣官乞
靈齋宿以俟侯不督過而辱霈施之某雖無以愈人猶足
以伐石撰詞昭示後來永永無怠

周子名說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蓋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父
子孫凡三世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

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欲爲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三姓之舊於今爲庶畢萬匹夫也而大有後於晉國是在懋不懋而已故字之懋長

朱子名說

吾友朱同之之子名植字直卿□□□名字所從來曰祖父所命也欲易其字爲直方而植□□□因書以遺之使持白祖父視如何也

謝居士贊

貧而好施隱而好客終身縲居而義不廢嗣息豈其所謂非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耶

自贊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佚我歲晏亦二者之功□□□歸寥寥太空儻不離人卽爲良農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三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照會當職到任欲得民間通曉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如后

父子律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

敕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情重者鄰州兇惡者千里並編管

敕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收生人其犯雖爲從殺者與同罪棄者徒二年半並許人告若地分及鄰保知而不告殺者徒一年棄者減一等

夫婦律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疾及姦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

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部曲奴婢爲
主隱皆勿論卽漏露其事及隨語消息亦不坐其小
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
律

律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其
告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卽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
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等誣告重者
各加所誣罪一等卽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其相
侵犯自理訴者聽

鄰里

敕諸訐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廂者鄰保
亦不得告

敕諸事不干己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
得受理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四

律諸鄰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
不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速告附近官司
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卽救助者徒一
年竊盜者各減二等

窩藏櫃頭誘略

敕知人犯罪而藏匿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不須事
發被追藏依匿罪人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
者准此

律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
罪一等

律諸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舉博爲例贓重者各依
已分准盜論輸者亦依已其停止主人及出玖若和

合者各如之

敕諸開櫃坊停止賭博財物者鄰州編管於出軍營內
停止者配本城並許人告廂者巡察看營一宿提舉
人失覺察者杖八十

律諸略人略賣人

不和爲略十歲以下雖和亦同略法

爲奴婢者絞爲部

曲者流三千里爲妻妾子孫者徒三年

因而殺傷人者依強盜法

和誘者各減一等

敕諸略若和誘人因而取財及雇賣或得財者計入已

之贓

在一名處類犯人不倍

略人者以不持仗強盜論一貫皆

配千里婦人五百里編管因而姦者依強姦法和誘
者以不持仗竊盜論五貫配五百里婦人鄰州編管

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被略誘者各依藏匿犯人

法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五

右仰汝等百姓各詳立法之意欲汝慈孝父子有恩故有
供養有缺及違法教令及不舉子之法欲汝安錯夫婦相
保故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協宗族如一故有相容
隱不相告之法欲汝交通鄰里無爭故有不得告訐及相
救助之法欲汝守己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卻爲眾害故有
停藏開櫃誘略之法迺至鬪毆姦盜每事有條意在禁汝
爲非勸汝爲善當職今節取數項係父子夫婦房族鄰里
要切事理明以教諭汝等皆有良心其俗質朴比之諸處
公事最稀若更遵從不致違戾雖有官府刑何所施更冀
得力之家津遣子弟從師就學興起門戶其餘勤謹農桑
愛惜錢穀祭享翁祖看守墳墓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
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雨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
爲樂土至如糴人實同省地久來往還何分彼此設若軍

縣催科或公人下鄉恐嚇保社復相追擾或覽寄等家兜收過多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凡有枉塞並仰披陳至於當職自有過差諸縣不能體恤儻以看望未欲興詞但希書簡相投或因寄居學職過廳見諭庶幾通知從汝之便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照對軍縣每年起發省部總領諸司錢糧并支給官兵錢糧買萬浩瀚別無課入全藉稅戶夏秋銀錢分擘應副當職到任據平陽縣丞狀申驅磨見得自淳熙十一年秋至十四年夏六料銀錢欠數不少除十一年已准赦文自第五等已下除放外餘四等以上并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三料理合拘催切慮稅戶不易難以一併了納當職今同眾官計度將十一年四等以上戶其欠一千二百八兩有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六

零并十二年夏十二年秋其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共欠三料未納之數時暫住催自十三年夏料爲始催理又慮稅戶日前已將錢米交托與攬子店戶等人卻被兜收入已致作名下掛欠已行下知丞分鄉具出長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戶長仰各巡問甲甲內人戶如委曾交納託與人見有干照卽仰保正類聚姓名保明申縣切待於交攬人名下追理自餘委係本戶卽仰趁時赴軍輸納今立寬限十三年夏秋二料限二月終十四年夏料限三月終更不准前遣官差人下鄉搔擾乃已約束受納等處每銀一兩減五文足指子錢減三文足役錢一百文足收會錢八十三文足每一貫減五文足指子錢減三文足苗米官田職田米每石減十二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五升攬子米減五升和糴米每石減七文足每石倉用米減十三升

攬子米減五升省義倉米每鈔減五文足每石倉用錢
十三文足倉用米減二十二升省攬子減五升省銀自一
錢以上米自一斗以上准此曉示去訖候至限滿見得錢
物次第若是正稅自足了元作辦一年支遣當議再將本
縣久例無名科斂並行蠲減以使人戶若致限滿拖延不
肯了納仰本縣將欠數多人申軍點追別有行遣

桂陽軍勸農文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循習之久但爲空文當職以里
巷通曉之言勸諭汝等開具下項

一 閩浙之士最是瘠薄必有鋤耜數番加以糞澆方
爲良田此閒不待施糞鋤耜亦希所種禾麥自然
秀茂則知其土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
三石次等二石此閒所收卻無此數當是人力不
到子課遂減奉勸自今更加勤勉勿爲惰農坐視

豐歉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七

一 門房鄰里切須和睦莫與疑爭訟界至田塍各據
永業火下牛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氣且務休和才
到訟庭便妨日子況復般裏倍有勞費假如有田
十畝歲收不過十石供輸之外贍養良難豈宜因
訟耗財自取狼狽

一 了納租稅務在及時今來受納倉場並是當日給
鈔銷簿如有農家或將銀米憑託攬子舖戶等人
須是便取去赤鈔爲憑不可信受手會白關之類
所慮攬鋪兜收過已致作掛欠正當農務忽被追
呼

一 陂塘水利宜從古來上流下接公共分使若甲家

占吝害及乙丙羣聚爭奪甚者到官期集鄰保追逮證佐動經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卻被兩相妨廢

一 生借種糧貧者不免先須量力莫據眼前借貸太多債還不易及至空窮卻謀昏賴所是富家亦合量本收息除豁積欠難以遞年登帶恣爲貪婪若貧者昏賴不還富者貪婪已甚日致興訟罪有所歸卽非主客相資鄰里相保之道

一 此開典買產業或瞞昧卑幼或不儘問親鄰或因抱種交業不時或因白與當作契投印遠限之類緣此無賴等輩執占爭論先自蒔種徑行收採比至到官惟憑契約往往得產之家雖用見錢反以違法失理遭罪請自今遇有交易子細審度凡涉前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四 八
項數端之類幸勿向前以貽後患

一 此間多有無藉之人告人絕產及至到官或有恩養子孫承代或有吐退近親遺囑其初官司未知來由須至行遣甚者抄估比至給還動經年歲以此失業深屬可憐除已行下諸縣自今如有的是絕戶卽仰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方與受理自餘勿干涉人妄有告訴重行科斷

一 諸縣夫遞除是般輦綱運錢米雖當忙月亦或不免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差使重疊或無輪次苦樂不均及承行等人取乞搔擾迺至應干賦役有妨農蠶使汝失所並仰陳訴

右仰汝等遞相勸諭務在遵從庶克有年毋令後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祭文

祭兗光居士林喬年

齊魯兩生視漢功臣爲貴列國之千乘不如洙泗之一言世固有公論也公名不至仕版而凜凜鄉評不在諸賢大夫下夫豈求之嗚呼士之聞見公者亦可以興矣功名一時典刑千古形器雖亡道德如故我等親舊今來哭公三年之喪於此觀禮自今余鄉起孝起敬其誰作之嗟言耆老潸然淚零何啻此夕

祭王詹事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龐是以爲俗中更權臣擯排其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似之惟公嗣興矻立堂堂萬夫典刑梅溪之原簫臺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價簫臺之下梅溪之原公休於廬菴無違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邦人父老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翼四海匪我敢私忽焉此觴涕泗如水百爾有恨不如我同里

祭芮祭酒

嗚呼欲從先生游十年於茲蓋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前年寓會稽會先生爲部使者有來言先生將就顧汝□某□愧焉尋如毗陵弗敢見明年東還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攷試增置生員又以嫌弗敢見旣幸備數諸生先生孳孳焉望某來也比至相待如賓交甚者從二子辱臨拜又命史持立無答拜爲是懼也又逾月弗敢告而去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苟謂遽止此也其寓會稽必無以愧自違也其還毗陵必無以嫌自拘也況爲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又何忍以過

相待一頃舍去夫以位望之殊也法守之察也世俗之莫已諒也顧小而失大其亦謂之人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劉莆田今年哭祭酒彼壽考者何限胡爲於我師友頌歲而忽焉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大用獨不可留此下元遺吾黨耶且某也固無多求於世無乃亦不獲成就其私志考德而問業耶今夫汎相與類有幸不至缺絕也是謂天耶非耶嗚呼一忤權臣白首瘴鄉公論旣開時謂口宜何位不過卿死無歸居豈惟門人有淚如雨

祭張南軒

吁嗟先生惟以正終如何歎嗟四海所同欲知先生當觀之公軍旅有言魏公之子惠我律我魏公是侶如其卽戎誓與偕死學士有言瞻彼洛師昔在文獻往往闕遺曰惟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二

南軒尙其嗣之朝廷有言豈無他人吏道趨變經生泥陳必若欽夫可以致君去欲其歸病欲其愈及此蓋棺萬事永已亦有咎怨莫或瑕毀嗚呼先生位曾不隆曾不卑與人爲通抑不立異收聲於躬維學高明維行粹夷維其待物一不以疑匪卽求之人實秉彝君子在世勿問勿處譬彼川嶽用興雲雨三農賴之以藝稷黍矧惟世臣喬木勿伐矧惟儒術不墜一髮生能幾何而堪契闊往歲玉山前年秣陵二公云亡令我涕零又哭先生我懷實并念昔從遊爲日則淺辱誨辱愛辱待甚遠自我不見常懼有覩有來湖嶺必惠問我對之翰墨如在右左蒙是曷稱罔敢違墮家有藏書國有太史雖微功業先生不死我心哀傷蓋不以此

祭薛常州先生

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潭謂何其要
日損自易魯論餘勿挂眼明年會稽我圖西征匪適會稽
從兄毗陵毗陵何有聚書千卷曰此百氏各有攸見維古
相授待豪傑然我辱過施如何克傳約我博我有源有涉
譬彼草木自根徂葉匪我無師亦旣多友繫兄不逢歲月
空久我無所願没生爲役於兄居游無以南北漏湖之上
其樂未央爲兄食貧去之他鄉兄使淮塹我客都邑繫名
春官驅馳靡及雪川之招豈不欲往有婦方娠瑣瑣羈鞅
會兄來歸我棲旁舍當暑之袪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爲此
契闊矧今爲虐復我中奪魚亦有依鳥亦有羣我實何罪
恃無其人顧瞻四方羣公日徂劉不在閩芮不在吳我居
數人迺眷相顧幸踰其分罪此之故凡今海內知兄如林
我雖庸陋特知之深我觀六藝師自爲的書不見詩春秋
無易我觀諸子其說並駕佛老見奇申韓每下我亦觀人
鮮不異止此有遺事彼有喪已自兄作興廓之大同以斷
羣疑匠師泣工人之見之於何不一可以右左衡從伸屈
我窺度之惟心之平豈惟不虧抑靡所增天不生賢生輒
不試歎無全材雖全曷謂彼尺寸材功在夏屋而棄不顧
徒爲喬木凡今之人爲此隕涕我獨私憂皇恤當世世艱
道遠而使我獨有書未完有徒未淑誅之以詩哀哉已而
莫知我悲謂我胡爲

祭林安之

余游觀天下博交當世之士以自治蓋各有長矣矜畏潔
修者或亡涉事之具疏通雋達者則放乎繩墨之外而不
可羈刳心而趨約者幾矣又自六經百氏闕略而廢遺嗚
呼安之余固元缺陳本从徧閱而僅有焉引而寘之諸老先生

之門亦不數數焉見之忽今亡矣余將奚望而誰期余游具區還會稽棲遲台鴈諸山之閒人迹幾絕安之往往先至而後歸金華之行積雪埋嶺安之之疾侵矣而猶不我遺夫十年崎嶇不便於家不利於有司不皇靈於其躬而無怠無悔是果何求者歟此意寂寥非篤學深思者未易與知也余年未四十多病而蚤衰自哭薛常州而百念弛矣獨將求古人之書日與吾徒講玩以卒歲而安之且死則吾志焉往而可爲世有公論於安之自不泯沒而非哭之慟則不足以塞子悲也

祭諸葛夢叟

嗚呼夢叟死生安計昔歲薛殂今茲君逝朋友相期扶持絕學慨此存者晨星夏稔君之學問不爲逕庭曰意苟誠萬物受命固嘗講論茲道闕大尺矩寸繩其施或隘君曰余聞力行以充力之所至日月未窺閉戶十年讀易求志朋友謂君不仕無義授官長樂勉君載塗曾未及暮上下交孚少出所藏已有端緒遂昌熾之豈不大肆眾目芬絲萬命流膏天意何如遽奪人豪維昔子厚託韓以死君沒見貽琅琅及此微君之屬於義猶然我力可及敢不後先酒醴在壺脯醢列几酌古陳奠永承君意

學官同祭王司業

公於載籍博覽強識上自班左旁洽百氏然不爲空言而已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清潤豐媚而亦無斷章半簡刻畫名家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爲樂易望之簡如卽不忍去情親語狎閒以諧戲俄而肅斂訖事以治蓋庶幾德人之容非尚同者之能暨若夫流離虜圍其年方穉南望君親生以爲媿聞關萬里卒伸大誼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僅克

而得之天與匪詔匪諭嗚呼諫垣數月攄蘊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比兩學是師用有次第士論方屬乃銜不施某等於官爲僚有嚴位置公忘等衰陳夷肌家人儕類絕去繩軌惠風和氣胡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懷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莫旣

祭張簡之

余讀架閣公丈人之誄蓋閣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之遺風矣晚見其行事自叔父一研一席蠹書敗簡汎掃度元作藏旦旦不懈施及米鹽講若疇昔余旣謂是誄也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蓋余爲婿恨不及架閣公無恙然猶及

兄拊諸弟奉仲母以團居也俛仰之間事變不齊西東其廬几筵相望弟衰子經室自爲孤嗚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厚於兄卒葬屬在疾苦斂不憑棺窆不拊穴所以述其平生而銘諸幽者亦不得挂名焉迺今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五

彌年克具觴豆敘德寫哀因以自鐫魂猶可招其在斯文

祭鄭自明

按自明名鑑三山人爲大木所壓死故曰奇禍見李心傳朝野雜記乙集九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爲諸生固曰士以一死何鄉不可及其居朝抗直自喜每一進見以所聞於賓客廝役某小人某小人之說察察爲上言之無諱人數以爲甚危而君益奮然雖萬死無恨然而閱其私蓋衛生甚謹也嘗訪君愛亭之上當暑命酒余食瓜果而君禁之勿多食他日過余羹菌以饋君曰疇昔聞有以茹此死者至今不近也啜茗飲水靡不博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死而將有以處此矣迺今死奇禍何哉余旣甚悲而莫推其故且懼知君之不詳者亦爲惑也天齋其年人害其名嗚呼哀哉自明余故爲斯文以哭君也

祭劉端木

嗚呼端木而止於此歟謂其容貌不澤齒髮衰變而無壽徵歟謂其疾聲遽色太喜怒以干和歟抑謂其強心於事而傲傲其生歟而端木咸無焉然而止此將安咎也嗚呼端木其心將以仁其三族其學將以著見當世而庶幾於古人其儀抑抑其言恂恂至於居爲畏友出爲拂士而取子之際能不以不義加乎其身於今之世吾見亦寡矣豈古所謂直諫之益木訥而近於仁者耶晚得一官無損於貧母老子樵旁無強親蓋擇地而蹈報效如此此某等所以哀籲之天莫知所云也

祭鄭龍圖

嗚呼道之不明亦既千載宋興用儒涵育數世故經術盛於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際秦漢而下庶幾三代于何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六

文獻奄忽淪替中興斥扶欲起復蹶晚生小子散無紀繫惟公及從渡江諸老尙有典刑之學不墮紹興季年靡然流俗之弊本之躬行加之講肄充養和平議論方大析義利於秋毫兼博約而獨詣蓋伊洛源流與元祐之規摹於是乎在苦節至於長貧靜退見於初筮揚名二紀之久致位九卿之二旣物論之惟允殆天意之將契我觀人物可爲流涕瞻前靡及顧後孰繼公於此時譬之東方未白明星晰晰續飄零之餘緒道倏歛之亨會方有識之自寬俄覆出於意外嗚呼哀哉痛在吾黨事關海內矧余從游辱誘以誨舍曰諸生視之流輩至於非望之期不言之愛儻手援其有益雖身危而不悔嗟今已矣逝將安賴祭具設而輒止文把筆而屢廢以遲遲之不忍尙發明而有待竟余懷之弗究聊一哀於此酌

祭呂大著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嘆尙斯文其未熄儻千載而一旦
自夫孔門之徒盡經術闕馬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於
佛老多識不離乎箋傳惟公紹絕學之遺統緬潛心於一
貫立六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既超乘於先得亦加鞭
於後倦可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汎觀人物
粵自秦漢勳臣擅其鬻騰儒雅隆於詞翰通人焉草草法
士焉斷斷以余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
哉若乃推本皇家講明文獻以爲藝祖造邦上規周室而
仁皇繼體之際庶幾於羞道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羣疑
而獨辨推公之志歐富韓范緝熙盛之墜緒振元祐之餘
算又將會同錯綜招攜集散回萬牛於絕勒手六轡以徐
接合當代之玉石出中原於塗炭蓋自渡江諸老皆有遺
恨者也嗚呼憶學省元作者按先生初登第呂在太學當作省之初識怪伏熠
之方煽及修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健相此意之攸屬若
一體而中判年偶同而智遲名近侶而實遠溘騏驥之先
徂望孤征於款段參移兮斗沒長夜兮漫漫耿余懷其何
極訴之人而有限元作恨與前韻複从安正堂本望新阡而長號冀精爽
之一盼

祭朱處士

嗟乎學問散於殊塗而尙德之風鮮選舉出於一科而遺
賢之恨多幸清議之在下而吉人猶有自修於其家維公
行誼可以堪宗嫺之蹤跡襟度可以受師友之切磋位卑
而樂施予齒老而工編摩自三尺之童待之若輩行而於
一鄉之眾未嘗有所誰何以余百念之俱冷而聞公之訃
至於屢嘆而長嗟文以悼之我辭不訛非士無誅刻之山

阿

祭章端叟

吁嗟端叟今孰不如問其位年弗逮彼愚吁嗟端叟相爾志慕蓋達將與當代諸賢在文墨議論之選而窮亦庶幾可祭於社識曰君子之墓中闕無相寄孥於旁盜騎屋山田園半荒土而至此可以悔矣而猶朋師不以四方誰爲夏屋能置松柏于何雪霜不待盈尺安陽之南豈無士友胡獨端叟哭者十九或斂之牀或沐之柩百爾無恨何必爾後余二十年交滿天下自春徂秋三泣大雅涕曾未收復奠斯學侑可無文其尙忍寫

祭張忠甫母

元脫母字據目補

夫人

鄭子將官由拳維夫人之子贈言卒篇曰子家耄弗暇顧官我感夫人爲之涕漣少學旁舍動經歲年今我求母而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八

爲隴阡若彼有母亦惟故牽東西居游各天一邊借云懷依無能粥饘亦有將母朝夕鮮老與穉等于家之便百爾好羞不如式還曾是无憾惟夫人也全固也有子而誰俾然相他人母元作無類以利言微祿微爵至莫子憐矧夫人子豈時舍旃再縻之祠蓋云倦倦有如夫人願其翥軒豈敢自必乃林乃園凡此克孝厥安以專匪子之爲美夫人之賢惟賢實希近在乎嫺聯嗚呼云亡見不自先

祭孫忱卿

嗚呼忱卿而死於逆旅歟謂其藉祿以爲養歟則田園室廬於吾鄉可以甲乙數也爲好馳騁倦游而至是歟則疇昔端居簡出雖鄰不覩也抑爲以資以世以場屋得官而勢使然歟則舉不出此也夫士散而之四方略不過是數者而上焉者則名在當世欲退藏而無繇也忱卿可以免

此而卒以逆旅斂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然有鄉黨爲之
辦護有婦族爲之受弔者先事之三日壯子適至而帥相
聞之歸其鎮之逋俸爲錢三十萬而凡事無缺以忱卿之
得此又可以見天之報善人矣薄奠告哀文以慰之

祭妻母趙夫人

有言城南張氏稱首架閣之配草堂之婦曰惟夫人相其
孝友有言安固賢惟趙氏辟雍之孫郡丞之子曰惟夫人
是習是侶傳良鄙人辱交忠甫是於架閣則其叔父爰及
婚媾夫人季女我觀季女以我貧困且且謀食歸田是遜
匪教之素誰與無悶相彼從夫及闔外之議相彼愛子惟
區區是遺靖惟夫人厥婦之懿自我來壻不見前作夫人
猶存可以觀略今其亡矣將安儀度我是以哭之斯文而
誦夫人之賢尙來者之知昨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九

祭孫諫卿

吁嗟諫卿無年謂何彼日戕生白髮醉歌亦有苦心利析
秋毫孰如簡靜曾靡殫勞亦有崎嶇暴衣露冠胡然深居
而祇自殘雜草彌原陳本作
櫬誤玉易毀謂天昭昭莽不可

理我生空匱多朋爲富比年不圖交弔繼計匪我私哀善
類之憂忌子是懲好子是尤吁嗟諫卿稚婦弱子歿與兄
訣一語一止豈無胡耆終也瞑惑世有權衡誰爲喪得吁
嗟諫卿萬元作蓋
从陳本事蓋棺誰俾吾黨聲爲爾吞

祭張忠甫

吁嗟忠父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纛百年
之榮孰與身後誦其字名君行之脩君學旣成方其獨行
羣聽以驚有譁笑譏不悔不傾卒底於信家人父兄旣信
而從邦人友朋有官問政有故問銘緩急之請是非之評

隱然衡門重於公卿自昔蓋棺萬事愈明無祿何哀不朽
有憑我媿則多事違其情君臨人喪治其衾衣或設之祭
稽經考儀割絕肺肝放像俎彝其爲銘文刻切怪奇葬視
其穿風雨必時今我喪君哭不及尸曾莫得詳何以斂之
祭以今羞雞酒瘠滴銘又弗能撰德慰悲葬也屬疾護棺
以兒遭時之偷交道日衰我不能惇又以自規唯是子凡
昔在寢闈受君託言永矢弗隳吁嗟忠父其尙肯來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六

祭文

祭沈叔阜

嗚呼以先大夫之於子屬望也以壽母之恃子以亡恙也以伯仲與子相和唱也以朋友交游謂子足嘉尚也然不待中年而夭矣豈惟家人蓋鄉黨鄰里同心悲愴也嗚呼萬事如意豈必永年有一弗爾禍不待旋來者可追往者已然我不能規文以自鐫

族祭八一叔

惟靈厚重之德溫恭之度語無厲聲動無疾步蓋嘗深居燕坐玩意細素娛翰墨以永日時杖藜而觀圃雖比鄰聚訟輒跡旁午而澹然不顧至於里有恙苦族有喪故曾不渝於風雨必躬問而身助若迺內將順於慈母外服勞於諸父彌歷年如一日及二毛而猶慕眷旁洽於弟姪一色笑而匪怒然其胸中昭然自有繩尺臧否不言莫可欺以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六

一

智數者矣嗚呼文足以決科而老於布衣實足以長世而不昌於膺祚以歲寒之喬木亦半夜而晞露究人事其何闕莽蒼蒼之難訴觀其前十日而戒客卻私昵以密布緇兒曹之奚擇曰阿牙其可付余間繼宗之子經禮攸著豈聖賢謂之弗祥徒世俗以爲諱苟牙也足以汎掃門戶典護墳墓渺一芥其何嗇將九原焉如赴偉顧言之勇甚又古人無以遠過者也惟是枝葉凋零歲月遲暮之一老之導前嗟眾穉之失措此某等所以羅柩下而長慟想儀刑以摧什

祭張國紀

嗟呼國紀吾欲誦子之美兮累百紙而莫殫吾欲哀爾天

兮淚懸河而何乾招子之魂兮冥冥其安逝託子之孥兮
交貧而力不逮蓋自故老之傳書籍具在疾驅者途短軸
不折者厚載高明兮鬼瞰其屋愁苦兮弗蓄與害曼膚兮
鼎食銳頭兒兮無蓋仁三族兮報之豐自營焉不延厥世
以余講聞兮籍甚於目睹兮每背至國紀而一不酬兮余
誰問兮茫昧豈天若不謀或邂逅兮聖賢以爲定計匹夫
兮細故將善十勇兮九悔徒長言兮何尤聊一觴兮以酌
代兄祭林承事

維公幼躬植門自約而羸爰始爲儒被之家聲閨闈無慚
鄉閭有稱昔者婦黨缺無侶承克立之後祀事有憑昔者
族黨伯季凋零輯其孤嫠以迄厥成夫人於此苟或一能
則爲善士況是合并奈何無年雖天冥冥嗚呼方女旣筭
實繁問名公爲相攸莫如書生我時鰥居少公數齡迺以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六 二
我歸嘉我弟兄待不以壻而如輩朋自其室事來諮來許
有不釋然輒以我平頃我屬疾中寒善驚公亟問拊瀾時
不盜及公異醫省之郡城謝言再三勿揚夜舫誰無舅甥
所感此情雅有室廬可以止興新有子婦可以使令奈何
無年胡不涕零矧辱深厚此酒忍傾

祭鄭龍圖母夫人

觀嶽者於麓觀河者於涘猗歎夫人克生二子夫以龍圖
經明行脩名重天下南渡以來張呂之比而景元潔廉忠
信邁往而絕出又爲當世雋傑之士譬之天球琬琰和弓
垂矢粲然房中重英襲美幾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侶之者
矣至於龍圖稍稍宦達位逮九卿夫人固爲之歡而亦不
以景元之負志流落不逢爲恥龍圖怡聲下氣坐不垂堂
夫人取焉而亦不謂景元單車暮夜赴人之急難爲非是

則其高懷遠度兼識二子之才往往總攬人物者或有恨於此也嗚呼夫人之衰自喪伯氏仲懼弗任誓不以仕藥物之良飲膳之旨儻可一笑不遠千里今也壽終孫曾百指棺槨衣衾聞者興起永惟人生及此有幾然景元猶哀恫憤恚自謂遺憾蓋不但以遲莫困窮力有所止也某等蚤游門牆欽誦儀軌以受祉之既多而哭少於餘齒且歲籥之四周凡奠罍之三跪宜盛德者不然將永傷其曷已況有感於百懷曾莫殫於一紙

祭梁丞相

麟鳳不摯帝王瑞之木德爲春萬物善時維皇龍潛公爲舉首天授之相有司之手維皇至聖維天之仁維相休休嘉靖此民澤農欲晴山農欲雨公在相位高杭下黍彼有言戰此有言守公在相位兵不挂口人亦有言誰怨誰德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六 三

公曰賞刑具在三尺人亦有言匪同斯異公何適莫靡立一意乾道經略淳熙無爲從容其閒不競不隨上之咎言下之歛望弗及其身人自得喪公疾未劇公歸已決帝曰如何咨爾同列至於領祠至於賜第宿留經帷愈好勿替我觀自昔蕭曹周召經史云云如公特少方舜命禹宜師宜保薄海有恨公不壽考公不壽考薄海恨之矧如傅良辱愛辱知屬官窮楚遭歲之繆爰及祥琴文始克就太常有誅太史有傳迺如斯文聊以哭奠

祭劉子澄

惟靈學不事於章句仕從容於祿爵積之身以力久試在邦其大略我特立而眾同曰好名而奚作若夫縞企慕於前修圖報稱於隱約豈與世以多違懷良朋而獨樂孰遺貌以觀心悵此風之不作以余交之最晚知君意之匪薄

方前猛之切磋收後尤於戲謔何手墨之未乾而遠遺於
今昨儻絮酒之可漬將陳根而亦哭

祭蘇訓直

元祐故家封殖百年百年舊聞嘗失其傳疑將孰問孰備
次詮如公幾人庶幾象賢然而位不過外郎年元作僅止
中壽是不謂之天耶累舉不第屈於賞延崎嶇州縣曾諱
自言晚以民庸著之淮堧積有令聞爰始綜銓向使第公
之文少而騰騫則於史觀則於詞垣何處非宜而躓莫前
則天之嗇公非適今日然也嗟乎魏公之功鼎彝所鐫比
及三世中更百遭維先大夫義不附權天下冤之臨汀之
遷公論既開忽詣九原凡是天理莽不可言某幸茲爲寮
情相後先卽之謙謙聽之便便一日不見而我棄捐寓哀
斯文三致意焉而哀不勝有淚如泉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六 四

祭張孟阜

我識諸張餘三十年仰止端明恨不執鞭架閣勇爲而挺
出忠甫肥遯而孤騫雅夫元作矢寬夫接於英躔亦有嫺姪

聲華滿前我來雙清詩書之淵孟阜妙齡玉潔蘭娟前規
後模足不及塵旣而諸老淪亡松凋蔓延於赫家聲寢以
弗綿孟阜永嘆逝將誰愆吾學未就於何食眠習爲文詞
短章鉅篇駿不可羈闊略注箋及試場屋句磨字研務入
繩尺以取眾憐屢賈弗就愈強益堅妻啼兒號語方諱錢
必以青衫侍親九泉晚喜世科至於潛然而其料事察於
蒼龜憂時過於貂蟬每一發憤於酒是便竟成沈疴殆若
自捐嗚呼孟阜工於成家而拙於謀身有恨於貽後而無
忝於奉先求之昔人亦足謂賢我妻厥姊見推師傳忠何
疵之弗告愛何善之弗宣病革之書筆墨倒顛屬子以壻

抑何惓惓會余東歸哭此殯筵莫塞爾悲爲之矢言謂余不信有如大川

祭令人張氏

嗟余與子於窮相遭以子潔清濟余之豪何以觴客取之
衾袍殆將兼旬蓬首不膏矧余力學往往獨旦每興視夜
青燈在案於焉勞苦於焉咨嘆苟余飢渴則自泣爨凡我
族居以私爲公凡我嗣息以異爲同亦既聲名胡謗是叢
亦旣膺仕奚歸匆匆雖則信己豈余所獨亦豈無人共此
心曲知余孰深愛敬之篤子嘗有言舍我無復嗚呼子病
之久余靡所愛顧笑謂余日月有待疇昔之夢雲鸞下逮
夫豈凡骨而及斯賚余亦宵夢殊庭祕嚴有二黃冠縞衣
檐檐求子食器與子鏡奩而遂棄余曾日不淹嗚呼以子
生平死且有守奈何衰情失此益友強欲述子悲掣之肘
尙圖能言託子不朽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六 五

祭林懿仲

我老哭子云胡不哀豈以斯今微子之才有才如子學以
自培少卻寘之辟雍蓬萊而年不逮公論之開是懸於天
我哀何哉我懷古人風凋誼零匪無羣居謂爲友朋亦旣
樂推俄而譏評亦旣洽比俄而背憎誰其廿年篤師一經
凡曰同門視猶弟兄毀譽合離弗移弗傾譬彼松柏可以
永齡則知我哀豈徒私情嗚呼喪歸自淮濟焉曷勝屬我
悼內拊棺未曾今辭酌之尙其歆聽有盡之觴無窮之名

祭瑞安宰留公弼

吾邑之難聞於浙閩有解一區洞無門垠籍入誰家何所
就詢邦賦有常夫豈不仁今日敲朴吏加斧斤役無完家
帑無見緡累歲於茲交相爲貧聞有惠令不怒以頓譬彼

沸鼎而忍益薪匪憂則慚以及其身自我公弼飭壞爲新一術不施笑言津津役戶晏開吏袍前陳州家曰能使家日勤且以其暇豆觴佐賓縣門之樓圮爲荆榛忽焉山立曾目不暇以此長材與意之真豈徒百里可以長民輯睦怨慝整齊紛纒暑其閒亦志可伸遽止斯耶天何昊昊自君屬疾愁聚爲羣識者於醫昧者於神冀其壽祺以勸後人聞之不起萬里霑巾我忝同登晚交益親況此酌別不知所云峴山之石歸然嶙峋尙刻遺愛庶幾不泯

祭潘省之

嗟乎惟靈以家學之未顯掇巍科以娛親以里仁之未博求三益以淑身惠分人而清約嚴律己而殷勤若夫歸愛女於心許擇豕婦於素貧資壯士以趨急遜旁枝而圖新皆在昔之所難得一節而過人迺具美而弗矜爰好修而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六 六

益振自發軔於州佐亦影纓於京塵有眾允之嘯拂無一疵之緇磷雖混迹於筦庫遂揚名於縉紳及兩鬢之已華領壯縣而獨欣棄訟鉅而弗設惟經師之是遵參累政之短長從百里之笑喚酌民言而徑行或黃堂之未聞有負租而弗問奚加賦之敢云積棠陰之劬勞忘廂內之欠伸俄遺恨於偕老遽傷和而損神嗟乎志如公之闊遠行如公之眞淳儻少假之歲年將策足於要津蓋庶幾於有德輯羣駁以爲純忽兩榭之旅歸徒夾道而酸辛某嘗同升於仕版又洽比於昏鄰方欽遲於晚休尙幸陪於後塵隔古今於一觴故不知涕泗之沾吾巾也

祭蕃叟弟母夫人

嗚呼悲夫季路之母及於負米而不得與其子共祿於三釜孟子之母及於衣衾棺槨之美而不得與其夫偕老於

五鼎自古賢者固多遺恨吾於吾嬪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一觴之奠永隔千古嗚呼悲夫

祭沈次卿

吾每過吾邑必款二沈之門以資舊聞訪遺跡也元誠云
亡官無諛咨之助士無切磋之益幸公無恙尙有典則言
可記注行可蹤跡而止中壽誰不沾臆嗚呼十八丈之賢
蓋庶幾徐孺子元魯山焉而世無孝廉之科竟淪謝於幽
仄相彼後進車馬赫奕韋布三葉令人太息始余過邑多
見往昔游有觀潮旣有古柏追隨諸公好我顏色自公獨
存我亦皓白恨不鄰巷相與朝夕日治草具屈爲上客我
懷則多豈以飲食曾謂背面存亡之隔文以哭之未敘潛
德匪無強宗爲刻拳石

祭豐山陳國器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六 七

嗚呼自昔格言誰敢□□□種德之久仁及閭巷悼內
屬耳而遽至此何歟余觀氣貌甚偉言動有常下逮僮奚
不見呵詰是豈不足以壽歟食飢衣寒勿問疎戚東塘之
成通國利之是奈何不享其報歟宜壽不壽宜享不享神
理茫昧世亦多有若夫奕世慈孝滿門問學盎然春和無
以致異而賀觴未舉衰經相尋行道嗟涕殆未之睹則又
何至於此極歟豈禍福無端而自昔格言姑以爲訓歟胡
能籲天寓此哀奠

祭朱文昭母夫人

吾友滿天下今四五十年升沈通塞之變多矣蓋僅有存
者率一歲或再三歲惠然造吾門者必皆蒼然華顛者也
否則其子若孫以其父祖藉口爲謁以請見而非其人矣
況於其親則又凋落至闔郡或數百里閒有人焉以余之

少孤不及奉其親苟聞見之則未嘗不爲之起敬且自愧恨其不若也嗚呼今夫人氏吾友文昭之母則一人之數也文昭自爲諸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士益附無分寸之柄而弔亡悼屈恤孤而惠羈旅而家不困皆夫人之教也嗚呼何其整也余自罷掖垣謫籍彌久夫人以其女孫歸爲吾伯氏婦傾困以飾其行輟田以佐其養人所諱交無難辭焉嗚呼又何壯也以余少孤不及養其親於闔郡或數百里閒見吾友之親則爲之起敬自愧恨其不若則於夫人宜如何也春有饋絲秋有饋鮮果赫之實凡美必饋問其將命往往出夫人之手夫人之壽八十有六屬余抱痾撫棺無及寫德布私非文安寄力憊言略尙昭鑒之

